援鶉堂筆記

援鶉堂筆記卷第四十二　集部

韓文公集 以下文

卷十一　韓集文編次先雜著論說解辨及箴贊頌傳記議俱入其中不復別出其名而別爲目者則書序碑誌表狀而已余謂記可自爲一類傳僅二篇如張中丞傳後序則又體兼記辨石鼎聯句詩序亦主於記其事四篇以綴於記後而先以石鼎詩序次以張中丞何蕃王承福三篇可也毛穎傳雖爲傳而舊列之雜文爲是其雜文僅四篇但劉勰述雜文以宋玉對楚王問枚乘七發揚雄連珠三者爲肇端而客嘲以下皆其枝派則集中如進學解亦其類矣至箴贊等爲數不多今自釋言以下諸篇取之以厠雜文似亦無乖其類狀

議本與章表爲近則禘祫議復讎狀當次之表狀但改葬服議似不爲朝廷典式而作則禘祫改葬復讎三篇仍從茅文鈔附於雜著亦得其董太傅及馬少府二篇附於碑誌之後如茅氏文鈔可也又漢儀四品章奏表議章以謝恩奏以按核表以陳情議以執異則迎佛骨正當名奏議或云論迎佛骨書或云論迎佛骨疏爲近而捕賊行賞亦狀之類似此題署少更之或不爲妄鱷魚文本屬雜文而後人選唐宋文者羼入祭文誤矣其他集中文字除碑誌外凡文有年月事蹟可考者略爲序次亦校刊者之一助乎

舊書愈素不喜佛上疏諫曰云云新書乃上表極諫當從舊新史似緣本集名之

鱷魚舊書令判官秦濟炮一豚一羊投之湫水咒之新

書作祝之祝兕同也或從歐公陳文惠碑作諭鱷魚文然公文有告之曰云云則作告鱷魚文爲得之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鱷魚文亦攻說之類予意迎佛骨亦取以附於雜箸之末

原性注引王荆公原性曰太極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極也性者五常之太極也而五常不可以謂之性此吾所以異于韓子太極生五行然後利害生焉性生情有情然後善惡形焉而性則不可以善惡言也此吾所以異於孟荀余按介甫集中但有性說一篇其言不取韓子相其辭氣殆少時倣韓文而爲之但蹇薄耳今所引者言太極五行此自鈔周子之說介甫必不出此其五常非性性不可以善惡言此

自南渡後讒劣之徒學於釋氏而以荆公學佛故託名耳

余此本向售之以四緡實非善本其間所載評論最無可取卽諸大儒於韓子抑揚優劣之辭亦安所用之但當存方氏及朱子考訂而餘從汰削可也　閩德淸胡朏明於韓集有注本字句事義皆有考余嘗託彼鄉人覓之不可得也　考異安溪李文貞所刻石門呂氏本極佳學者如得方氏舉正合之竝刊別爲一部以附於本集之後而本集每篇但注某本作某字更取文中字句標識出處更便於循誦

原毁後頗用管子九變及戰國策爲齊獻書趙王文法

原鬼注李石曰退之作原鬼與晉阮千里相表裏至作羅池碑欲以鬼威猲人是爲子厚求食也送窮文雖出游戲皆自

叛其說也退之以長慶四年寢疾帝遣神召之曰骨蘪國世與韓氏相仇欲同力討之天帝之兵欲行陰誅乃更藉人力乎當是退之數窮識亂爲鬼所乘不然平生强聒至死無用余按唐人喜造妄說而昌黎又爲當世佞佛之徒所深疾故假爲此耳此非必李中玉之言何爲載之

行難先生矜語其客曰某胥也某商也其生也某任之其死某誅之某與某可人也注可或作何或從閣杭苑作可云可人見禮記鄭氏曰此人可也考異云據禮記是也然詳下文韓公之語似以陸公雖嘗任誅此人復自疑於有罪則頗有薄其門地之意而以薦引之力自多者恐須作何字語勢乃協更詳之按某與某可人也言任之誅之者爲可人不應任

誄此胥商也非陸自謂　可人也見雜記又大戴禮曾子立孝篇可人也吾任其過　後半篇論用人意蓋云既不求其全則不應過詳而取者之少致不足以待用也

卷十三　汴州東西水門記誕寘聯鎖於河宵浮舟不潛通注湛或作沈舟不方作舟用並從石本按用字爲近蓋宵浮其鎖祗禁舟之夜行耳樹按作不字非是須知作水門後舟仍不夜行則此句爲剩語矣韓公文豈有此此乃爲文之法最深消息文家達知此者尠矣

新修滕王閣記風格峻朗公文之老境如此　曹能始名勝志云王勃之後王緒爲賦王仲舒韓愈爲記宋元間范致虛姚燧虞集俱有重修碑本朝胡儼又爲賦然皆不能及也按能始論文不足論但王緒王仲舒賦記尚及見之耶抑襲圖

經相傳之舊也

卷十四　鄆州谿堂詩序天子以公爲尚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注或無公及封字縣或作郡按武德三年析始平置扶風縣貞觀元年省矣後不復設則總之封亦因其郡望以爲號耳從或本似得之

進士策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周之政尚文是三者相循環終始按韓公此條蓋本春秋元命苞云三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變夏人之立教以忠其失野故救野莫若敬殷人之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莫若文周人之立教以文其失蕩故救蕩莫若忠如此循環周則復始窮則相承也注引史記實非　啖助言春秋救僿莫若忠亦本此

其道可推而知不可乎疑衍下可字

爭臣論所蹈之德不同也也同耶後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也亦同耶　今陽子以爲得其言言乎哉言陽子以爲得其言而已有所言乎

禘祫議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按百代不毀未詳韓子所據　篇末注云韓公本意獻祖爲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於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以次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惟懿祖不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於其室室自爲尊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唯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

常少者也按唐之獻祖乃金門鎮將李熙也旣非有開國之鴻構而其上世則有弘農太守重耳又其上則有歆又其上則涼武昭王李暠也則獻祖非始祖何云百世不遷乎又懿祖者太祖之父獻祖者太祖之祖祖當四時之享而父不與此何禮也且韓子前云獻懿二祖卽毀廟主也又云禘祫之時當與合食之列耳非云必當居初室也又云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亦非謂居初室也蓋平時仍藏之夾室至禘祫則於太廟東向進耳朱子嘗論宋世當以僖祖爲太祖亦姑取韓公之說而附之與　韓公之意謂獻懿二祖宜藏於祧廟至祫祭乃以獻祖正東向之位故云事異殷周禮從而變然從王紹等議何嘗非事異

殷周禮從而變也

與李祕書論小功不稅書注稅當作稅其字從衣按經文竝作稅喪服小記鄭注稅讀如無禮則脫之脫釋文皇侃他活反徐邈他外反　劉原父曰禮大功以上不謂之兄弟兄弟有加而大功無加者親親也有加者報之也親親者稅下親親者不稅是亦其情也按喪服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此承上文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之文也鄭注云於此發兄弟傳者嫌大功以上又加蓋傳指上文所云兄弟加一等乃小功以下兄弟非大功兄弟也云大功以上不謂之兄弟誤矣　方望溪云傳記言稅服凡數條皆過期聞喪而追服何可疑者

不知記言追服者皆非小功其小功而追服者記固無有也
望溪蓋不知退之所疑小功不稅正曾子所怪而疑其薄者
也然退之所舉亦未嘗其云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此正服
小功者也以兄弟小功之不追服例之故爲可疑若叔父之
下殤適孫之下殤昆弟之下殤此降而在小功記所許追服
者也義何疑焉　喪服小記云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
父稅喪已則不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鄭注謂子生在外
者也父在異邦生已已不及見此親故不隨父追服其喪鄭
此言大謬祖父母諸父昆弟在父之服非大小功已亦非大
小功也而豈可以或稅或不稅言之耶舍是則所云祖父母
諸父昆弟皆指一從再從者此固已之小功親也小功之本

不稅服又非以己之生而及此親與生而不及此親爲斷雖及此親猶不追服矣然則經所云生者祖父母諸父昆弟之生存時也生不及者已與之別離焉耳故於其喪而後有聞也非謂已生在外者也已之小功父之大功而不稅者明大功之必稅也舉父之稅服而已則不以決正小功之不稅也禮文降殺不嫌父子有殊焉耳

太學生何蕃傳此疑書後之類但題有脫字不知所書者爲何耳樹按此文實非傳體非先生莫辨　蕃淮南人注子厚作陽城遺愛碣則云蕃廬江人按唐時廬州廬江郡屬淮南道　歸養於和州按和州歷陽郡淮南道新書蕃和州人

答張籍書　翌見吾子於人人之中考異云人人乃眾人之義

此篇下文及後與孟東野書別本歐陽詹哀詞皆有之然不見於宅書疑當時俗語也按洪景盧曾歷引漢書用人人元元字見容齋五筆　孟軻之書非軻自箸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余按昌黎以孟子之書爲萬章公孫丑之所記本屬無據故弟二書云傳者猶稱孟子豈可以弟子所記而據爲其師之文乎以此知公殆取給一時耳

卷十五　答楊子書注此書貞元十七年作按是時公年三十四而書中云老何也

上鄭尚書相公啓敢避其煩黷懷不滿之意注黷或作瀆字通用或作默則訛矣又連下句讀之其誤益甚按黷作默似亦非誤　竊自計較受與報不宜在門下諸從事後按受下

疑有脫字

上留守鄭相公啓今雖蒙沙汰爲縣固猶在相公治下未同去離門牆爲故吏爲形跡嫌疑改前所爲以自疎外於大君子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而後察也注外下或無於字非是按去於字大君子屬下亦可通

卷十六　上宰相書三首觀其馳驟反復之勢亦見才力過人處

答李翊書汩汩然來矣注汩音聿按唐韻讀骨近之集韻於筆切音[illegible]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亦近俗徑

答李秀才書風神得之左氏傳

與李翱書宋陳善捫虱新語云覆刹頗揲文理燦然

卷十七　答馮宿書朋友道缺絕久注諸本久下有矣字方從閣杭本云漢武紀夷狄無義所從來久語自此也考異云矣字有無無利害姑從方本但未有以見其必用漢紀中語而決無此字耳按絕字屬久詩序伐木廢則朋友之道缺絕久如其言絕痛之類

卷十八　答元侍御書著濟者固當得附書注附字疑衍蓋濟自合立傳不應言附書也按甄濟從事來瑱幕中瑱跋扈不受代濟未有言也其仕幕府官耳而名其子曰禮闈曰憲臺似亦非澹於榮利者也事皆出於元稹所傳韓公未必以爲宜專傳也

卷十九　與鄂州柳中丞二書如河決而東注

京尹不臺參答友人書注長慶三年六月以公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敕放臺參後不得爲例順宗實錄曰時宰相惡御史中丞李紳欲逐之特詔公不臺參以激紳紳果劾奏公公以詔自解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公爲兵部侍郎而出紳爲江西觀察使紳朝辭泣訴穆宗遂留紳爲兵部侍郎公復爲吏部注以爲貞元十八年公爲四門博士時薦士十人於陸傪李紳在焉紳昧其平昔之薦而劾公公既不言世亦未有辨之者又謂公暱紳以附逢吉獨王黃州答丁晉公書以謂曲在紳蓋公論也余按臺參自是故事其不臺參乃公奏而宰相因爲請特詔而行之耳豈得云曲在紳也紳

又豈得以公舊有一言之薦遽自棄其成例而不出言以相爭哉　此等皆不爲文當另編以附於集後

送李愿歸盤谷序閻百詩曾辨李愿非西平王子余頃閱名勝志云唐使院石幢題名在徐州州治儀門下題名金紫光祿大夫簡校尚書右僕射使持節徐州諸軍事兼徐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管內支營田徐泗宿濠等州觀察處置等使襲岐國公食實封七百五十戶李愿餘人具下幢建於元和六年按愿本傳云元和初領夏綏銀宥節度使後徙武寧軍又云晟立功時諸子未官宰相以聞即日召授太子賓客上柱國故事柱國門列戟遂父子皆賜按晟立功已在建中貞元之際愿貴已久而公此序作於十七年其非一人明

矣

送牛堪序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据唐時舉人及第綴行通名詣主司第謝載於選舉志及摭言等說部甚詳不知公何以云云也　舉明經者不謝與進士異

卷二十　送楊支使序按唐志觀察使副使支使判官掌書記推官巡官衙推隨軍要籍進奏官各一人通考後唐長興中有書記支使又云宋朝凡書記支使不得並置有出身曰書記無出身曰支使位在判官之下推官之上

送廖道士序　必蜿蟺扶輿注相如子虛賦扶輿猗靡按相如賦張揖注謂隨扶楚王之車輿也昌黎當別有出非不相如之賦詳唐文錄又摯虞思游賦乘雲車電鞭之扶輿委蛇似扶

與不如張揖之解樹按先生所謂唐宋文錄今其本佚
送幽州李端公序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注卒上或有及館又如是一句方從閣杭苑粹無之考異云此據次第當有此句但下文云上堂卽客階坐必東嚮若至館如此卽是常禮不足言唯在府如此乃見其尊事天子使者不敢以主禮自居之意當從方本爲是按朱子據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之文但唐時詔使至諸鎭其儀不可考卽古者天子使至於諸侯亦未聞如天子之至於諸侯也且劉濟之自處如此則使者卽位於堂南面邪抑居主位而西面也南嚮於禮不叓且果爾則文應特著以示異不必言鎭帥之升階卽坐以爲恭也如謂濟之尊使者李

藩之升階卽坐如此則豈他鎭有不爾者此未足以爲異也或者賓主則東西坐是時劉濟不敢以客禮待詔使而自居於主也亦從藩而東面坐乎余記於唐宋文錄已詳　上堂卽客階坐必東向注階下一本複出卽客二字云文粹亦有卽字則知古本誠然也考異云複出二字古本雖有然不知是何文理不足爲正也按客坐二字文法不善然如文粹增一卽字卻可從　或云唐時乎昔升階與坐疑亦如今時客升東階坐西向不如古至是一正其禮耶然檢唐書如盧倜求鎭太原其子汝弼後依李克用太原府子亭倜求所嘗多在每晏亭中未嘗居賓位西向俯首其他志傳及小說言主司待舉人尙西向猶可考不得以今俗儀叚唐禮也

卷二十一　送楊少尹序按唐景雲年間太子將釋奠儀注

劉子元議云畫羣公祖二疏而有曳芒屩者

白以爲其都少尹按太原府置尹及少尹在開元十一年

送湖南李正字序敘交游聚散之感老潔自不可及

送鄭尚書序其海外雜國若躭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

邑扶南眞臘干陀利之屬按林邑占城一名環稱環王于陁

利按南史梁武紀作干海南諸國傳作千梁書作千宋後名

三佛齊

石鼎聯句詩序注閣本無此篇淇慶善曰張文潛本校與諸

本特異蓋原於蔡文忠也按蔡文忠未知何人樹按或是文惠君誤邪

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注蔡張本皆作長頸而結喉無

高與中字唐子西曰結古髻字高結當句斷漢陸賈傳尉佗魋結顏曰讀爲椎髻云一撮之髻其形如椎高結語原此考異云古語自有城中好高結不必引椎結也但道士之首加冠不作椎結讀結爲髻而以喉屬下句者雖有據而非是蓋長頸故見其結喉之高而此高結喉中又作楚語也不然則當從蔡張本刪高中二字按准詩上爲孤髻撐則作高結亦得或彌明爲道士服而椎結耳朱子既以此爲韓公自寓何必定云結喉非高髻耶云高結喉亦非

卷二十二　獨孤申叔哀辭行何爲而怒居何故而憐耶二句未詳　東樹按此即生爲居人死爲行人之怙怒疑怨字之譌李元賓銘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其所惡憐即慕意怒即惡意

祭薛中丞文宋吳子良林下偶談云王元之以祭裴太常文爲退之懸筆余亦以祭薛中丞文爲懸筆方望溪以二篇意淺直多俗韻非公作然前人已論及矣

祭裴太常文注裴之諱字皆不可考按新史世系表裴郁爲太常卿疑是人矣又柳集與元饒州論春秋書云於裴封叔宅聞與裴太常言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殽一義封叔名墐與郁皆中眷也

卷二十三　祭鄭夫人文受命於元兄按後漢書和帝紀皇太后詔曰侍中憲朕之元兄又尚書正義引王肅云盤庚元兄陽甲方望溪疑二字所出蓋不詳耳柳子厚楊評事集序亦有元兄字 樹按洪氏隸釋郎中郭君碑有元兄繼世之語

祭十二郎文耕南云退之文獨此篇未免俗韻蓋本稱述家人骨肉俗情俗事故也正如婦女之哭數說長短丈夫聞之有忸怩不寧者然原其出於眞實亦不以爲笑端也

卷二十四　李元賓墓銘尋此銘觀之葬及誌皆友人爲之葬又非其鄉也序故不詳其世系及子孫之有無而書云李觀按盧殷誌稱范陽盧殷亦然　新書崔弘禮傳云至京師所善李觀病且死弘禮殫褚爲治喪葬畢乃去　淑協音觖天協音有朽讀去聲則夭協宥賓人協

崔評事墓銘詠諧縱詭卓詭不羈注卓詭或無此二字或作處世皆非是按無此二字亦可　鄭氏也上疑脫妻字

施先生墓銘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爲太學助教由

助教爲博士太學注由四下十八字此從諸本杭本無爲太學助教由助教八字云蓋言由四門助教至爲博士於太學故也若從今文則下太學字贅矣考異云此旣言其在太學者十九年則所歷官不應但一再遷而已當從諸本爲是但下太學二字疑衍不然則或在博士上或在下文當去下然無所據不敢輒改姑存以俟知者余按太學連下讀與秩滿當去爲一句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方望溪云知其人不詳則虛擬而不敢爲斷辭所以自重其言　宗兄本禮記曾子問　入下里舍請盧君按宋玉對楚王問下里巴人又田延年傳先是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孟康曰死

者歸蒿里葬地下故曰下里與此異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詔從僕射田公平劉展方望溪云敘
功伐以從字爲章法亦本史記　自始命左金吾方云總序
官階公結髮從軍至無閒言方云虛言其生平又云結上起
下其法本管子按管子七法百匿一則朱長春以國之四經
敗結上人君泄見危揭下又如乘馬篇言士農工商之末又
言均地分使民知時以起下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樞言生
而不死者二立而不立者四二謂上寶器四謂喜怒惡欲又
水地云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
肖愚俊之所產也三句又山權數國機三徐疾而已矣君道
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繆而已矣以徐疾結上以度法禁繆起

下又按公偶爲之不必定倣管子也且如班史楊惲趙廣漢傳皆有之何用知其出於管子耶　又公碑誌金石之文也以議論斷制若云史傳則非宜耳　楊燕奇事無可攷大約事亦尠焯赫可紀者雖云或裨或專要以裨將從帥最功耳故多虛敘而中間總而論之其於田神功則事之可實紀者望溪云隨舉一事以證是也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晉陽之色句未詳樹按或作邑亦難通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補家令主簿按東宮官家令守家令一人從四品上丞三人從七品下主簿一人正九品下年卌七按卌近本作四十
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大王父迢王考夏

卿按禮記祖曰王考又爾雅母之王考曰外曾王父房啓墓碣大王父融融啓之曾祖王仲舒神道碑大王父乎暕乎暕仲舒之曾祖此大王父疑衍大字或玉字此王考夏卿當作皇考呂過有韋夏卿碑白居易有元微之墓誌記考

卷二十五 輿元少尹房君墓誌堂殯於伊水之南注公改葬服議殯於堂謂之殯余按此蓋不用古禮掘肂於西階而殯於堂故云堂殯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隨其歷官而事績附其中荆公如此御又別具作用故機圓而勢遒 其子道敏哭再拜授使者公行狀注公或作功非是愈曰公行應銘法注公方作功考異云君從方本則此句無首而下句子又禮葬亦無所承其

誤明甚余按公作功亦得如作公則前疑應云授使者以公行狀　錡適敗縛公脫械還走州賊急卒不暇走宛民抱扶迎盡出考異云州字句絕賊即錡將之戍州作亂者以公至之速不及走死爲州民執以迎公耳然民字以下必有脫誤按州字當屬下讀言在州之賊走死之不暇州民見素之還盡出抱扶迎之耳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就事直書不立間架、選授峽州遠安令按新史傳作安遠誤　新羅國君死公以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紫衣金魚往弔立其嗣故事使外國者常賜州縣官十員使以名上以便其私號私覿官公將行曰吾天子吏使海外國不足於資宜上請安有賣官以受錢邪卽

具疏所以上以為賢命有司與其費按舊書憲宗紀元和七年入蕃使不得與私覿正員官量別支給以充私覿舊使絕域者許賣正員官十餘員取貨以備私覿雖優假遠使殊非正法故革之　為重屋四千七百按考工殷人重屋又云四阿重屋鄭注重屋王宮正堂若大寢也四阿若今四柱屋重屋複笮也明堂位複廟重檐注複廟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疏複廟上下重屋也皇侃云重承壁材謂就外簷下壁復安板簷以避風雨之灑壁又按禮記注複廟為重屋重檐自重檐非重屋據皇氏所云正如吾鄉所云遮檐耳鄭注重屋既云正堂大寢又云複笮孔疏又云上下重屋考工賈疏又以重檐為重屋究未知何者為是昌黎又不知以何者為重

屋得無近於今之樓乎唐書西域傳東女所居皆重屋王九層國人六層疑近樓又如碉房亦有數層者　考工殷人重屋鄭鍔云名重屋者商人因夏人所居之屋重增廣其制度此言似無可据　置南北市營諸軍按新史傳云置南北市爲營以舍軍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嗚呼天與人苟無傷其穴與壙言既不能澤其生如上文所論亦庶或庇其死而已

試大理評事胡君墓銘作後銘系序初此謂作後銘系於初序之後則先已有誌亦誌銘分爲之矣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注李肇國史補云張圓佐韓弘舊吏弘初秉節事無小大委之後乃奏貶圓多怨言及量移

誘至汴州極歡而遣之行次八角店白日殺之然此誌言遇盜死途中亦未曾略及貶謫之意則國史補未必可信也按坐事貶嶺南即貶謫之事其爲河中府法曹卽量移官也韓弘據唐書所書則如李肇所記豈云不實

卷二十六　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方云此用春秋鄭伯髡頑卒於鄵書法以發疑也流於日南注引烏重胤事按重允爲重胤宋世避廟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仕上柱國襄陽郡王平陽路公神道碑銘按碑記之文肇於漢公較前人格力固殊

出而體製相沿蓋金石之文應爾也當取洪盤洲隸釋所載參之　選刺虔州割餘雩都作縣安遠按志虔州安遠縣貞元四年割雩都置据此則應刺州之日也　又覽其城人不歲苫按公羊定元年傳不蕢城也疏謂不以艸苫城

卷二十七　劉統軍碑既長事宮時拜檢校工部尚書也峻之大夫謂拜金紫光祿大夫也其儐未塞僕射以都往儐或作賓以或作已按儐字少勝以都者言拜右僕射而都於許也許見上

衢州徐偃王廟碑得朱弓赤矢之瑞注博物志云偃王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問得朱弓赤矢以爲得天瑞遂因名爲弓自稱偃王江淮諸侯服從者三十六國朱弓一作象犀

按酈道元注濟水引博物志云錄著作令史茅溫取爲送劉成國徐州地理志云云按當作茅溫取送徐州彭城國地理志　然則朱弓赤矢無他出否　金石錄徐偃王廟碑徐安貞撰大歷八年立碑陰張岡八分書碑在泗州　大祠於廟宗鄉咸序應注鄉或作御按鄉正宗及茅氏本俱作卿此未必是其宗豈决爲卿也鄉或言鄉人然宗鄉字無出處惟作御近是宗其徐姓也御如傳御御事之御言州吏之有事於其廟者應字當連下是歲州無怪風劇雨爲句東方朔云天表之應應之以福東樹按正宗眞文忠選文章正宗也茅氏本鹿門唐宋八家選本也

袁氏先廟碑注袁滋履歷並詳本傳碑特其概耳唐書新傳以滋爲袁範之後則又誤矣按新書傳以滋爲袁憲之後表

云穎之後與碑同本傳誤也但此易憲爲範未詳又按題下細注牧異見於碑文之中而此具於題下其辭多寡亦不同此或方崧卿之注耶俱易憲爲範

淸河郡公房公墓碣銘遷領桂州注元和八年四月以啟爲桂管觀察使中人使授命書應待失禮客主違言徵貳太僕注啟除桂州州邸賂吏部主者私得官告飛驛以授啟既而憲宗自遣中使持詔賜啟啟畏使者邀重賂卽曰先五日已得詔使者紿請視因持之歸以聞七月貶啟大僕少卿　未至貶虔州長史而坐使者注啟自陳獻使者南口十五帝怒殺中使啟未至京師貶虔州長史始詔五管福建黔中道不得以口饋遺罷臘口等使九月丙午中官李建章坐受啟賂

杖一百處死癸未貶啟虔州長史啟先將建章口十五人既怨其發官告事乃具上言帝既殺建章并黜啟余按房啟事略見舊書憲宗紀注所引文未詳何本通鑑亦無之

卷二十八　曹成王碑坦坦施施管子樞言坦坦之利不以功坦坦之備不以用然公本易履道坦坦　曹誅五畀注樊澤之云畀凡數音如字賤也音脾償也音俾使也音婢形下大也音班水名或云音畀按澤之所引廣韻集韻皆無之惟說文廾部從廾由聲者引春秋傳晉人或以廣墜楚人畀之黃顥說廣車陷楚人爲舉之徐鉉音渠記切此卽宣十二年晉荀林父戰於邲晉師敗績傳文楚人惎之脫扃以惎爲畀耳此或說之所本而誤其字爲畀耳　曹之祖王注曹方作

刋以宋景文云豈有爲人作銘而名其祖者當作曹按房啟誌
融琯皆名之矣然自公之疎不可法
卷二十九　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
墓誌銘公之母弟全素孝慈友弟公坐事棄同官令歸公殁
比葬三年哭泣如始喪者大臣高其行白爲太子舍人將葬
舍人與其季弟澥問名於太史氏韓愈注將葬下方有中字
云以上文考之無者爲是然世系表全素太子中書舍人通
典中舍一云中書舍人又安知全素不自舍人遷中舍耶考
異云中字有則前後皆當有無則皆當無不應前無而後有
也簪如方說此志亦必是未遷時作况宅本自有無中字者
今姑從之不必曲爲之說也余疑將葬下作中舍而無人字

貞曜先生墓誌銘注先生孟郊也湖州武康人按昌黎與楊生書稱平昌孟東野唐志德州有平昌縣誌中稱同姓簡於世次爲叔父檢孟簡傳舊書平昌人新書德州平昌人　賢者故事有易名况士哉注杭本無此十字按賢者雖無位於時尚有私諡而東野以進士從事幕府得官葢亦上士之列矣語意或如此　維執不猗維出不訾維卒不施按猗當讀欹訾同疵言無可疵瑕也二句謂其貞不絕俗可以不病於出矣而要不能有所設施於世也

卷三十　唐故河南令張君墓誌銘拜京兆府司錄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共食公堂抑首促促就哺歠揖起趨去無敢閑語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按李習之勸河南尹復故事書

云河南府版榜縣於食堂北梁每年寫黃紙號曰黃卷其一
條曰司錄入院諸官於堂上序立司錄揖然後坐入九年來
司錄使判司立東廊下司錄於西廊下得揖然後就食云云
蓋司錄之駕於諸曹如此　顏書爭坐位帖未穩時以何官
爭也　歲徵縣六千屯按詩白茅純束箋純讀如屯　觀察
使牒州徵民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爲法注疑必有脫誤或爲
字當作守按此言刺史從觀察使卽以爲可而爲法則不可
也貪於官者必害民矣　天黑失道識焦中人聲焦中未詳
疑作山椒之椒
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考異云方本無中
散大夫良五字又宅神道碑不著墓字唯此有之亦變例也

按此五字疑石本有之貞胡之私謚也墓字疑亦出石本

平淮西碑按自元和九年用兵淮蔡至十二年而始平銘及之其間命將出師攻城降卒俱非一時事亦非盡命裴度後事也而序皆類之若一時事者蓋序所以聳唐憲脩武者功申命伐叛之威裴度以宰相宣慰君臣協謀亦應特書著度之勳而主威益隆此江漢常武之義也於以見保大定功綏馭震疊之謨若詳著入蔡禽一叛臣其於推崇唐宗威德替矣此公表所云詩書之文各有品章條貫者也而宋子京乃云公以元濟之平繇度能固天子意得不赦故諸將不敢首鼠卒禽之多歸度功此與義山詩見處同耳未達撰次之旨也但序事非實王介甫有類俳之譏或以是與或云銘詞當

出於序之外補序所不及僅以避重文複說者其亦未達詩書之殊軌文質之異用矣　昔人謂序似書銘似詩余謂銘詞酣恣奮動正以不全似詩爲佳而子厚乃以淮夷雅矜出其上謬矣規橅章句何處得此生氣横出耶

睿神文武至不爲無助詞氣雄岸公之本色佳　曰御史至其無用樂顏允武至降萬二千倣史記佳　辛巳丞相度入蔡至末威重　公序愬之入蔡先云韓弘督戰益急（韓弘如據唐書本傳公正曲筆耳）又云顏允武合戰益用命又云元濟盡併其衆洄曲以備而於愬再云用所得賊將云云又銘詞申之云盡抽其有衆以防我似不無軒輊之意疑當時諸公從事討賊愬一人破蔡擒元濟掎之角之各爲力而一人獲鹿亦有不能

平者乎且銘中著怨入蔡之事如稍著精采於文體勢亦非長語而徑省之頗似掩其勳耳

根荄不薅注詩以薅荼蓼奴豆切按周頌陸氏釋文薅呼毛反此當從之若作奴豆切字不響韓弘碑云吾苗薅而髮櫛之亦音薅爲呼豪切

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按胡三省通鑑注時曲在陳州溵水縣西南（此注在元和十年）方輿紀要時曲在商水縣西南五十里胡三省曰卽洄曲也溵水於此洄曲故名洄曲（此注在元和十二年）又洄曲在偃城縣東三十里洄曲者縣有蔡水在城東南五里卽汝水也源自汝州魯山縣來亦曰汝河又有澧河從裕州舞陽縣來經縣南境至縣東𣶒灣渡北流合汝河又東南流

其處謂之洄曲也一統志洄曲河在郾城縣東南三十里舊志澧河自縣東南漯灣渡北流合沙河其東流者又名洄曲余按洄曲是汝水自郾城縣流入商水縣呼洄爲時音變耳

李光顏傳壁於溵河有大溵河又有小溵河溵登卽水經之濦水耶酈注有大濦水又有小濦水唐志溵水縣屬陳州續漢志汝南郡有濦强侯國

軍士蠢蠢按左傳昭二十四年范獻子曰今王室實蠢蠢焉

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畱者我協音五者古音渚如我如字者協音徂可

頟頟蔡城注引書罔晝夜頟頟孔傳訓爲肆惡無休息按柳雅無恃額額注者引書或本此以言城不類矣按儀禮喪服

傳斬衰條下賈疏鄭注三年練冠一條屬右縫小功冠以下左縫引大戴禮大功以上唯唯小功以下額額云弔賓以下望之額額然此似符銘義又按劉熙釋名額鄂也有垠鄂也故幽州人謂之鄂據此額額亦讀鄂

卷三十一　南海神廟碑月星明穊注几利切說文稠也選何晏景福殿賦穊若幽星之纚連李善音古愛切蜀本作槩非是按景福殿賦其奧祕則翳蔽曖昧髣髴退穊若幽星之纚連也善注翳蔽曖昧髣髴退穊皆謂幽深不明也作槩當是今刊本誤又按槩如少牢摡鼎七俎摡甑甗七𣪠之摡摡拭也與溉同言月星之明如拭似亦可通然方氏遂謂公文出此則未必爾至從說文以穊爲稠文義自符注引何賦則

誤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銘方望溪云退之於鉅人碑誌多直敘不立間架其辭之繁簡一視功績之大小而首尾神氣自相灌注不可增損北宋諸公不足與於斯矣　余謂此篇當與墓誌參看　奏罷榷酤錢九千萬軍息之無已掌吏壞產猶不釋囚之公至脫械不問人遭水旱賦窘公曰我且減燕樂絕他用錢可足乎遂以代之注或無足字代下無之字罷軍之息錢余初疑罷讀疲無足字之字近是但所代者又疑是民之不能供之稅而罷軍息則有鑒於掌吏之不能償既釋前負不問而此復盡除之耳據

志罷讀如字然此當綴序於前與可足乎爲句何別爲一條也遂以代之仍作王公之詞東樹按誌文明白先生後說得之罷権酤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又罷軍吏官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又出庫錢二千萬以助貧民遭旱不能供稅者公以誌文三事已明故碑文簡括言之又罷二字連上文罷権酤豈作疲字讀乎足字之字不可測此罷軍之息錢卽焚簿文書事足上軍息一事文義彌固若代字屬下將明年復代之乎代自是代民不能供之稅文義甚明

卷三十二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按韓弘謚隱碑不書想以非美謚耳　弘挾賊自重飾女以撓李光顏聽李師道輸鹽於蔡陰爲逗撓以危國邀功諸將告捷輒累日不怡公於弘碑文書其忠勤乃不異純臣何耶此碑文嚴毅威重亦與其人相稱樹按今人皆言朱子張魏公碑而不及此殆不知也

又東坡之厚張方平人亦不言

柳子厚墓誌銘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爲唐宰相按柳慶仕終於宇文又不爲侍中封平齊公周書本傳可攷封濟陰公者乃子厚六世祖旦慶之子也其封濟陰公見柳集隋書旦傳不載柳奭爲子厚高伯祖宋文安禮已言之

嶄然見頭角按頭角見禮記學記開而未達鄭注開爲發其頭角行立有節概立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按崔評事墓銘外盡賓客

唐故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以進士選吏部考功所試判爲上等授正字按選舉志集試六品以下云試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卽授官　鄭羣葢時守選吏部選未滿

而試者也　判爲上等判疑判補之判　疑以吏部絕句若以選字絕句吏部屬下但云考功試可矣不必加吏部字若以考功屬吏部則考功不主選也若以判爲書判之判但云試判可矣不必加所字更詳之

卷三十五　女挈壙銘注挈女加女書二切按小雅常棣毛傳帑子也陸氏釋文帑依字吐蕩反經典通爲妻帑字今讀音帑也鄭注中庸古者謂子孫曰帑

卷三十七　贈太傅董公行狀方望溪云此韓文之最詳者而所詳不過三事其餘官階宦績皆列數其爲人則於序事中夾帶一二語北宋而後此種義法不講矣余按此等文何足以跨壓北宋人望溪沾沾於詳略講義法非篤論也　河

中虞鄉萬里人按別本萬下有歲字隋志河東郡虞鄉縣後魏曰安定西魏改曰南解又改曰綏化又曰虞鄉有石錐山百梯山百徑山此卽今解州唐所置虞鄉縣在今蒲州臨晉縣之南今有廢虞鄉縣城今虞鄉縣乃分臨晉縣之東置縣臨晉之北爲榮河縣縣有萬歲宮卽古汾陰縣也萬歲里或取宮而名之與然縣去虞鄉百餘里

宣皇帝居原州按唐肅宗稱文明武德大聖大孝宣皇帝

韓維清張彥林作亂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按惟恭結大將相里重晏等謀亂晉覺之殺其黨械送惟恭京師帝錄其執李迺勞貸死流汀州

復讎狀簡朗易直最爲文之高致

卷三十九　論佛骨表敘次論斷簡質明健處見公文字之老境　老少奔波按奔波疑晉宋以後文字始見之晉載記慕容垂傳其尚書郎婁會疏有杜豪强之門塞奔波之路語

朱子校昌黎先生集傳　新書本傳鄧州南陽人注二子潛恬隨司馬休之入後魏按隨上當重一恬字　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注安定桓王茂按安定桓王於退之爲六世祖記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以高祖言之

外集卷一　請遷玄宗廟議此亦當時公家文字耳而安溪李文貞輯韓文粹推此以配經過矣且七廟及唐世廟制夫人知之亦不待長慶穆宗升祔始煩申述如諸廟遷祔又何以爲說也

外集卷二　上賈滑州書遂拜書家僕荘僕或作僮按潘岳
馬汧督誄狄隸可頒況曰家僕
上考功崔虞部書雖童昏實知之鄭風褰裳毛傳狂行童昏
所化後漢郭伋傳信及童昏
與大顛師書注引丞叔東坡之說而朱子詳為考證余按東
坡以為其詞凡鄙退之家奴所不道者是也丞叔跋尾謂此
文非退之不能作亦陋甚矣恐妄傳也朱子於此實亦枉費
心力退之簡牘不知幾何從灰燼矣此等卽可投火奚足置
意　又按朱子於本傳辨公到潮州之日云據瀧吏詩三月
幾望至曲江是自廣至惠自惠至潮水陸相半非旬日可到
公至郡決非三月也然四月七日與大顛書又何足信且祇

郡百務未理而遽作書云云身方諫迎佛骨卽使公易其所守何以始至卽知之之深而傾倒若是且初作簡不序相知之由而卽云孟夏漸熱道體安和亦不合情事切思見顏是底語　專輒按晉書劉弘傳敢受專輒之罪　如此而論讀來一百遍注蘇氏所謂凡鄙葢此等處耳按朱子但云如此二句凡鄙不知上文引繫辭傳亦非也葢公果欽仰之深而不能喻其所言之旨但引易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而期其來臨以罄其說可也不應引然則聖人之意其終不可得而見邪之語且所云聖人謂韓公稱佛說耶稱大顛耶貶官曾幾何時欲火其書欲焚其骨至此遂旋其面目一心敬信不難更孔子之稱號而被之有是事哉　題云與大顛師書亦非

益公卽與題書此不過尋常簡牘耳僧徒或存之以爲誣而
公豈自題其首錄之以傳後耶
外集卷四　通解亦未見他之稱其豈非亂教賊名之術歟
注他下或有人字考異云此句疑有脫誤余按其字疑在他
字之上
河南府同官記前有宰相出藩大邦後又云其官宰相也疑
去其一
順宗實錄卷一　注路隋傳云云按新書改舊史殊誤所云
雋不疑盜嫂第五倫撾婦翁乃路隋及宗閔僧孺推述傳聞
易謬不可盡信非議者援此以蔽聰明也
實錄卷四　初竇參出李巽至參死由贄焉注司馬溫公云

贄傳曰德宗殺參贄有力焉按贄請令長舉屬吏狀云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乃解參之語也及參之死贄解救甚至當時之人見參贄有隙遂以己意猜之史官不悅者因歸罪於贄耳余按温公之言可據議者多言參死由贄此非韓公語蓋實參事陸公傳中既不必載且上云天下稱之下敘裴延齡事而中雜此一段上下亦相齟戾矣東樹按諸說似皆未達此韓公特爲陸辨誣也云參之死由李巽之報怨而議者不察妄疑陸公其文意甚明温公之說加詳辨焉與韓意同非駁韓也舊傳去而議者多言五字遂誣陸並誣韓矣新書前言贄亦數言參罪失後贊云世言贄參之死贄深其言非也韓公實錄當世如孫樵等亦所不滿意後人亦未有稱頌而儷於左馬者惟李安溪方望溪極稱之豈篇論哉

陽城字亢宗北平人按北史陽尼傳云北平無終人唐書陽嶠傳云北平人陽氏之稱北平疑同上谷之侯隴西之李而城自居滄州故下有去滄州之文新史似於此未詳遂謂城爲定州之北平人矣　乃去滄州中條山下按州下疑脫家字柳子厚遺愛碣云家於北平隱於條山

援鶉堂筆記卷第四十三

河東集

啖助云公羊子言樂道堯舜之道以擬後聖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不壹守周典明矣子厚學春秋於陸質質之學本於啖助故云見聖人之道與堯舜合不惟文武周公之志獨取其法而陸質墓表云以堯舜爲的以文武爲首以周公爲翼而他文亦曰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大道其淵源本於此也　啖助之學不喜左氏故子厚喜穀梁作非國語

邕州馬退山記案今之南寧即邕州也其附郭宣化有馬退山作地志者多援子厚此記然王伯厚困學紀聞云此篇見獨孤及集寻據子厚爲其先侍御府道表述其言曰吾惟一

子及子厚自云代爲冢嗣則無伯兄矣古人少以伯仲之稱稱其羣從者且元和辛卯子厚方在永州此記似與游從之列而屬辭者今注柳集者則云仲兄蓋其從兄柳寬字存誠柳所爲故大理評事柳君墓誌並祭文者也案誌云寬卒於元和六年八月七日而此記云冬十月作亭其非寬矣且寬與子厚之父鎮於刺史楷同爲高祖則寬於子厚爲叔父行非兄弟也況寬從事幕府既罷以游士而死於廣州安得舉以實之又案崔祐甫獨孤常州神道碑云其捐館以大歷十二年蓋丁巳之歲也又云壽五十三則生於開元十三年乙丑也又云天寶末以洞曉元經對策上第超拜華陰尉著古函谷仙掌二銘案函谷銘序云唐興百三十有八載余尉於

華陰則天寶十三載歲甲午也及時年三十矣又碑云及爲殿中侍御史通理之弟四子倘此記屬及則天寶十載也未審及兄有試於邕者耶此記本俗筆但近閱昌黎集朱子於後人僞作多取而周內之以屬之於韓故姑筆於此以見韓柳二家之文爲後人汨亂者多矣

李文公集

唐志李翺集十卷儲同人云十八卷按馬端臨通考亦云十八卷但不知與此篇目合否

皇甫湜孫可之集

余往閱皇甫湜劉復愚孫可之杜牧之四家文數篇雖不甚工然亦足見唐人文體數年來訪求其集未得也昨偶閱陳

士業宏緒與吳　香札中謝其惠孫樵劉蛻集且云讎校精密剞劂不苟啟禎間復有刻本矣他日訪之瑩按孫樵集今四庫書收之劉蛻集余家今有刻本想後所得也

曾南豐集

陳伯玉書錄解題云南豐類藁五十卷王震爲之序年譜朱公所輯也按韓持國爲神道碑稱類藁五十卷續四十卷外集十卷本傳同之及朱公爲譜時類藁之外但有別集六卷以爲散逸者五十卷而別集所傳其十一也開禧乙丑建昌守趙汝礪丞陳東得於其孫濰者校而刻之因得傳之舊定著爲四十卷據此則南豐集在宋時已不見其全矣明成化間南豐令南靖楊參隆慶間邵廉俱爲鏤板其曾氏之後刻

公集者萬歷丁酉有敏才者刻於南豐查溪崇禎有懋爵者與其子以居刻於杭州此本則順治間曾先曾秀因查溪舊板殘闕補刻之最爲陋劣杭州本較勝而譌漏亦多余僅有此本姑畱之以備較閱而擺燒諸序文略識其概云

茅鹿門八家文鈔其曾子固傳非出於宋史或東都事略疑柯維騏所芟本然宋代如歐蘇一皆芟改非宋史本傳惟韓柳本新書但删所載文耳

南豐集有本朝政要策觀其詞乃未成文似記其故實以備策料耳

望溪集

與鄂少保論喪服注疏之誤　一以儀禮喪服齊衰三月章

曰庶人爲國君遂謂圻外之民爲天子無服云云範按以天下服承國中男女服而慮記者之憒憒固矣然祝先服官長服皆兼杖也男女服耑言齊衰三月非疏引喪大祭及四制不將疑俱言服乎且天下服亦指其應有服者服之不言民可也　一據儀禮繐衰七月謂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天子故有服而士無服云云範按繐衰既葬而除之天子七月而葬故七月也若服小功於義何居且司服職加以大功小功者謂大夫不絕旁期以下非斥國恤也況士服經云其凶服亦如之謂如大夫之加大功小功也鄭注補云又加緦焉補經之無而反云漏經之已有似誤見矣

答禮館諸君書　二三君子堅持舊說不過謂饗燕乃宮室

中事不宜行於野外耳按襄二十五年傳莒子朝於齊饗於北郭　掌舍之職專主會同幕人之共帷幕掌次大次少次皆主會同按公於掌舍幕人並違鄭注而自爲之說

己亥四月示道希兄弟吾幼時聞之父祖上祖有官御史者巡按河西道里歸祭於宗祠云云按明善先生方氏譜傳云方璽字與節其弟向字與義居閒醉鄰家馬逸超與節與節令控還引鞭鞭與義曰弟可先乎與義凜凜不如望溪言

送余西麓序　毋弟曰弟乃公羊氏之過言而春秋本無此義程子不深辨者徒以解時俗之所惑而於經之本義有不暇詳焉耳按公羊隱七年齊侯使其弟仲年來聘母弟稱弟母兄稱兄何休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明當

親厚異於羣公子也何說固謬而劉原父駁難公羊以爲天子諸侯絶期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何得以其屬通哉按若然則書於春秋者曰其弟曰公弟者豈其人自書之而强以通其屬哉既非其人自書而春秋書之則春秋不亦悖於教哉若謂無爵列則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齊之使年吳之使札皆不爲卿大夫者耶何以解之頃檢宣十七年左傳正義其云稱弟皆公子不爲大夫者前人有是說而孔氏駁除不用又云凡聘享嘉好之事於是使卿故夷仲年之聘皆以卿稱弟而行則爵列之說前人已斥其非

游豐臺記　戊戌夏四月將赴塞門而寓安之上黨過其寓爲別按寓安乃吾鄉密之先生長子田伯之子也負才而佻

卒於康熙甲申卽望溪於康熙年間刊布其兄時文跋尾亦具載之戊戌之年安得追斯人而與之共游乎又望溪少與戴褐夫締交難後更其名曰宋潛虛集中不復相及又史記註義補正所用何義門說悉署蔣西谷西谷常熟蔣文肅別字也此數者皆不可解樹按先生又有與人一小札云望溪評校史記數則尚希借觀蔣西谷郎文[illegible]之跋然其說皆義門論修語也盎何所校諸史之本多[illegible]於[illegible]少望溪皆以義門[illegible]點其交致相交惡故存其所說而[illegible]云[illegible]與[illegible]按此望溪所評史記十一頁非所刊補注全文其[illegible][illegible]質軍後歸北平黃氏又考今刊本望溪史記補注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谷說六係而義門讀書記寔無之按全謝山墓碑[illegible]言[illegible]賢爭錢虞山古文耳其交惡事未有也又宋潛虛之名[illegible][illegible]左木生朱字綠墓誌而戴名世之名見於記安溪逸事[illegible][illegible]子傳兩朝 聖恩恭紀高素侯墓表屢見非不及之前[illegible][illegible]兒[illegible]有差牙故[illegible]所疑於此

李剛主墓誌銘　以語崑繩者語剛主剛主立起自責云云

按崑繩於時亦號才士李生北方學者頗遂於學術三禮樂律皆有過人者其毀程朱亦南師於毛西河而藉以自張習齋之門庭然說大學格物仍守顏生之義而不從毛故大可於後亦輕詆之以不能舍所學而從我也古之學者於一師之言終身篤信而不惑不變有與他師反復辨難而不爲苟同期於尊聞行知而已李生未知得於心者何如乃聞公告崑繩老生常談不移桑陰而一旦倍其師而從之亦淺之乎爲丈夫矣且僅削其不滿程朱之語而已其舍其舊而新是圖乎抑但自諱其違言而心倍之也況李所刊恕谷集具在其毀程朱之言猶班班也何嘗鏟削耶又嘗觀崑繩與方書欲介方交於剛主以師顏習齋者其言亦辨而堅未必方此

數言所能折也朱子上孝宗書此儒者欲致主堯舜之言前人訶子有精粗純駁之不一而此等言語當時皆不以爲譏而罪之也其與楊左處昏亂之世冒危禍以攻逆閹者殊矣此亦似擬之不於其倫至崑繩沾沾自喜不自知檢身之疎而去就取舍有踰大德之閑乃輕議大儒此狂易耳其非與不非亦何足道公爲亡友蓋之可也奚爲暴其過乎古人於朋友故舊之文哀其死而著其善未有借之以自尊所學而爲名者昔陳同甫將殁謂葉正則曰銘若不寔吾將空中與子辨此亦立言者之鑒也此文斷續皆不聯屬以不知古人神理融結之妙而求之於所謂義法少自離局即藕瓜相詭筋脈弛散矣樹按先生所以料望溪者固然矣但望溪或借二子終迷不悟故爲此說美其改過即陰以嚴

絕習齋之道蓋不忍二子狂易不返爲可痛而又不能不爲之文亦如莊子道惠子者與至於引朱子上孝宗書爲失倫及此文之弛散則望溪亦無可辨又

四君子傳於見羅不言有改過事

禮部尚書太子太傅楊公墓誌銘　丁酉夏出爲北直巡道

按明代先都南京稱南直隸後都北京故又有北直隸之稱是明代北直隸之稱爲南直隸而加此一字也其實直隸據王都而有此稱在明代南北且不可以並稱況今本無南直隸直隸又何必更稱北平況又去隸而言北直失之甚矣國初沿明制直隸不設三司而以巡道主刑獄兼驛傳按明代去元行省之名而爲布政使司其直隸者二曰京師曰南京布政使司十三直隸者言中都官治之不假於行省也如直隸州不屬府而徑屬省也去隸而言直此俗稱省隸字也

望溪作孫徵君傳及此文則以此見於文是大不可也

翰林院編修查君墓誌銘　往時沈椒園侍御青他山官修日與武進錢絅菴同事武英殿編纂是時充書局者係內務府郎中張某氣燄方張值書局有事當與諸纂修官商較錢後至張輒云傳某來錢濡忍不與較他山正色語張曰我輩奉　命修書汝但司剞劂工役與飲食之事耳即有相關晉接稱謂各有舊規何遽爾耶張為之氣沮查官未幾遂乞假歸是時查供事內廷而諸公據律要者又多夙好胥苦留之而查自顧年踰六十又聾山學士其再從子也入內廷最荷眷注聾山既沒而官興亦闌矣東歸嘯傲湖山二十餘年余見今時有老戀一官鶴髮雞膚甘受唾辱而不去者如查

君者豈非賢耶曹古謙名廷樞嘗云望溪昔以詩質於他山他山曰君於此事便可不煩留意

萬季埜墓誌銘　季埜竟客死無子弟在側其史藁未及成書遂不知所歸往聞四明萬處士館於華亭王司農弘緒家撰明史藁後目眵昏不能自書王乃客錢編修名世於家佽助之錢時在舉場未遇頗競筆牘報謁投刺無虛日抵暮歸食罷抵萬榻前萬時臥病口授顛末令書之既就王持藁藏去不留本也說與方異　橫雲山人明史藁初出僅列傳今余閱本已具表紀志然卷帙亦不倍於宋史也宋史四百九十六卷王氏於康熙五十三年三月所上史稿僅列傳共二百八卷蓋戊子己丑歸里之後五年中芟定之書也東樹按王氏於

康熙五十三年表上列傳而本紀志表尚未就雍正元年再表上之而明史始有全稿乾隆初詔修明史大學士張廷玉奏即以鴻緒稿爲本而稍增損之九年史成頒行天下蓋閱六十餘年之久議論平允考稽詳核前代諸史莫能及也右見錢氏養新錄前云史稾不知所歸後云具存華亭王氏亦失檢矣季野於明史外所撰有宋季忠義錄十二卷一卷載宋恭帝端宗末帝本紀陳仲微二王始末二卷迄末載江萬里文天祥而下逮劉辰翁凡四百六人又有南宋六陵遺事一卷庚申君遺事一卷補歷代史表六十卷歷代宰輔彙攷廟制圖攷四卷河渠考十二卷崑崙河源攷十二卷儒林宗派八卷羣書辨疑十二卷書學彙統二十四卷樹按据全謝山傳則此志實疎

大理卿高公墓表

吾師宛平高公之殁以康熙庚辰仲春余在京師衆議以誌銘屬余覩喪畢東歸爲銘歸公二弟丙

戌丙至拜公墓石已磨未勒也按高素侯康熙己巳視學江南望溪以歲試冠諸生其四書文首畜馬乘四句次食志至然則子非食志也　又安溪嘗語人曰某友看古文不從議論文字入手先讀碑版文字亦是一病故爲文亦長於碑版若議論文字便不出色此一條疑論望溪也然此說乃在康熙戊子己丑間不知指何人也公今刊布之文皆自康熙癸巳出獄至乾隆三十年所作爲多前此康熙己酉後寥寥數篇耳丙子前不見一首也

黄際飛墓誌　按宋書禮樂志云漢以後天下送葬奢靡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彫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大將軍參軍太原

王倫卒倫兄作表德論以述倫遺美云祇是王典不得爲銘乃撰錄行事就刊於墓之陰云爾此則碑禁尚嚴也後復弛禁按此云刊於墓之陰者未知云何樹按今刊集有墓表無誌銘所云墓之陰似指埋石銘幽先所爲之誌後或去誌銘而獨存墓表與碑陰之說不見矣